

东朝纪 明 王泌

初，太子读书大本堂，选民间之俊秀及公卿之嫡子入堂中伴读，谓之“龙门秀才”。后以文华殿为太子进讲之所。

宋学士景濂教太子之功居多，因孙祚得罪，连坐应死。高后遣奏，请免其死，上未允。太子泣谏，亦未蒙恩。太子计穷，投金水河，左右救止，以闻上，乃释公，窜之松潘。

钞法既行，上命太子专董其事。时伪造甚众，比有得者，一见即知真伪，盖其机识在二印，伪者不知。

国初，疏牒奉御，上一览即送东宫，令泰决，以观才识。后遂定制，凡章奏必以副封启，东朝与实封同进。太子以二十五年夏薨，将停群祀，礼部当议，如宋制从之。

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，册允炆为皇太孙，诏曰：“曩古列圣相继御宇者，首立储君。朕自甲辰即王位，戊申即帝位，于今二十九年矣。前者操将练兵平天下乱，偃天下兵，又生民于田里，用心多矣；及统一以来，除奸暴、去豪强，亦用心多矣。迩来苍颜皓首，储嗣为重，嫡孙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，奉上下神祇以安民庶，诰示臣民相宜知悉。”

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。改明年为建文元年。迫懿文太子为孝康皇帝。懿敬皇太子妃为皇太后（常遇春女）。册妃吕氏为皇后。后，寿州人，太常卿吕本之女。八月，诏书曰：“将吕后之父吕本灵位与太祖高皇帝同祀于西宫。”正指此也。皇帝嗣位之初，即下明诏，行宽政，赦有罪，蠲逋租去事之妨民者。明年，以纪元赐高年米肉絮帛，民鬻子者为之赎免，田之租税几分遣使者问。□内所患苦者，当□□吏□□□，□□令活之。□□□□□察院，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，入重犯□。

上亲择二十四人为采访使，以观风俗，给事华亭徐思勉亦与焉。又改建都察院。

赐宴于新治，以宠之二年。

元年使者还自西方，得玉于雪山，广二尺，色青。先是上在宫储时，尝梦神致上帝命，授以重宝，及是始应命。工琢为大玺，方尺六寸九分，亲定其文曰：“天命明德，表正万方，精一执中，宇宙永昌。”名曰“凝命神宝”。上幸大学，视祀孔子，拜跪，盥献咸用，享庙礼。缙绅聚观，皆思自奋以进庸于世（元年三月）。

处士高崑上时事：一垦荒田，二抑末艺，三慎选举，四开铁冶。

七月十一日，赐学士董伦御书“怡老堂”三大字及髹几玉鸠杖各一。

十二月癸卯朔，乘輿临视，殿坛戒飭，百官涤牲省器。是月戊寅，上御奉

天殿，群公卿咸受誓戒，宿于斋宫。明日己卯，出舍。皇邸尚食进素膳，及期行事，自元旦至于祭天地开朗，日月辉华，方当出郊。龙旗徐行，万骑不惊，山川草木皆有喜色，六军百姓欣跃聚观。

上于乾清、坤宁南北二宫间，为退朝燕处之殿，置占书祖训于其中，沉□深思，名之曰“省躬”。方孝孺奉谕撰铭。

王绅祜之子，皇上即位召入翰林编修《太祖实录》。王景新（一作彰）为山西布政，坐事谪云南。上召为侍读，同修《太祖实录》。

闻之故老言，洪武纪年之末，庚辰前后，人间道不拾遗，有见遗钞于涂，抬起一视，恐污践，更置者，圯高洁，地直不取也。

建文国破时，削发披缁，骑而逸。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（或曰武当山），至正统时，八十余矣。一日，闻巡按御史行部，乃至察院，言欲入陈牒，门者不知谁何，亦不敢沮。既入，从中道行至堂下，坐于地，御史问：“尔何人？讼何事？”不对。命与纸笔，即书云“告状人姓某，太祖高皇帝长孙，懿文太子长子”以付，左右持上，御史谓曰：“老和尚，事真伪不可知，即真也，尔老如此，复出欲何为？”曰：“吾老无能为矣，所以出者，吾此一把骨当付之何地耶？不过欲归体父母侧耳，幸为达之。”御史许诺，命有司守护，飞章以闻。上令送京师。至，遣内竖往视，咸不识。和尚曰：“固也，此曹安得及事我，为问吴诚在否？”众以白上，上命诚往，诚见和尚，方迟疑。和尚曰：“不相见殆四十年亦，应难辨矣。吾语若一事，昔某年月日，吾御某殿，汝侍膳，吾以箸挟一膋肉赐汝，汝两手皆有执持，不可接，吾掷之地，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，汝宁忘之耶？”诚闻大恸，返命，言信也。上命迎入大内某佛堂中，养之久而殂云。

初逸时，由地中出，云游河南江淮间。既久，入汴梁某寺，题诗云：“寥落东南四十秋，而今霜雪已盈头；乾坤有恨家何在，江汉无情水自流。长乐宫中云断影，朝元阁上雨声愁；新浦细柳年年绿，野老吞声哭未休。”

太祖尝问刘诚意：“朕长孙享天下，当几何？”刘对曰：“皇太孙骨气不凡，非富贵可久拘也。”上问其由，不答。固问之，刘曰：“此出家当得仙，若嗣大位，只四五年，天下分。”上曰：“令出家，而以燕王为嗣，若何？”刘曰：“于理不可，貽笑于后，弗若令嗣大位，而有难则避。”上言：“何以预为之所？”刘曰：“制一函，藏度牒、缁衣、剃刀其中，令遇难则启之，庶几此以免。且得天下者，必燕王也。燕王才度既雄，而北地常有王气。”上然之，遂作牒，函之以遗建文。至是，果以燕王难披剃而遁，燕王登位，削去刘诚意伯爵。

建文在储贰时，与燕王同侍一太祖，太祖出一对以观其志，曰：“风吹马

尾千条线。”建文对曰：“雨打羊毛一片毡。”燕王则曰：“日照龙鳞万点金。”太祖意以燕王气象为不小。

建文未遁时，先于大内兰香殿聚珠衣、宝帐及内帑、珍异诸物殿上，涂猛火油，贮沥青其中，语亲密宫人，期以城破遁去举火，故当时以建文自焚死也。